



HONGKONG JINLIU QIANMIN WENCONG

铁骑牧歌

韩光◎著



白山出版社

PDG



红松林军旅青年文丛(第四辑)

铁骑牧歌

Tieqi Muge

韩光/著

白山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铁骑牧歌/韩光著.—沈阳:白山出版社,2004.9

(红松林军旅青年文丛.第4辑)

ISBN 7-80687-200-0

I.铁… II.韩… III.①散文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②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③报告文学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I217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4)第 098429 号

出版发行:白山出版社

地 址:沈阳市沈河区二纬路 23 号

邮 编:110013

电 话:024-23088689

责任编辑:李一平

装帧设计:赵连志

责任校对:李国宽

印 刷:沈阳市第二市政建设工程公司印刷厂

开 本:850×1168 毫米 1/32

印 张:6.625

字 数:170 千字

版 次:2004 年 10 月第一版

出版时间:2004 年 10 月第一次印刷

印 数:1-1600 册

书 号:ISBN 7-80687-200-0/I·42

总 定 价:90.00 元(本册 18.00 元)



林中有条小路(自序)

铁
骑
牧
歌

立秋过后,天空一下子被拎起老高,云彩也变得明净透亮了许多。半轮像条小船似的月亮在棉花般的云朵间穿行,蚩蚩儿的叫声显得格外清脆响亮,阵阵清风从半开的窗子溢进来,让人有说不出的惬意。柔和的灯光下,一沓洁白早就铺好的稿纸似乎等着开犁播种——这种氛围正是写稿子的好时候。可此时我却不能收拢思想,平心静气地爬格子——这个波动是一个电话“闹”的。这天是一个休息日,午后几个铁杆文友突然打来了电话:“老兄,某某都出作品集了,你还等啥?”“不要太苛求自己了,你其实挺棒的。”……电话里,几个文友七嘴八舌,没完没了,大有得不到肯定的回答,绝不收兵之势。“让我再想想吧。”我知道自己的分量。“还是那句破话,老兄别犹豫了,是时候了。”“至少也得让我先整理一



下吧。”“这句话，还像句话。”几个难缠的文友终于在电话里心满意足地喊着“拜拜”再见了。再次受到了鼓舞，我狠着心把自己近十年来发表的文学作品，全部划拉出来，一篇一篇地回头看，读着读着，似乎有了下定决心的勇气，丑媳妇迟早要见公婆，那就整理整理丢次丑吧。于是便有了这本集子。

我的主业是搞新闻报道，这些贴有文学标签东西都是业余时间挤出来的。写新闻就得成天跑跑颠颠，一点儿也不轻松，但我无论是在团里，还是在师里、军里，每有感动，总要先缝插针地记录下来。能乐此不疲地坚持下来，完全是因为爱好的结果。爱好是最好的老师。而我这一爱好，又是奶奶启蒙的功劳。我懂事时，奶奶已经是70岁的老人了。白天，父母都有自己的工作，看管我的任务就落到了奶奶的头上，我很淘，奶奶怕我到外面惹是生非，就用讲故事的办法拴我。虽然奶奶一个字都不认识，肚子里却装满了故事，只要你想听，她就会不停地讲下去。我对文学的兴趣也许就是那时期养成的。等我上学了，认识了一些文字后，自然而然地对文学作品情有独钟了，这样做又丰富了奶奶给我营造的世界。有些事常常是有所得，就有所失，因为我一本本地囫圇吞枣地读“闲书”，自然影响了其他知识的学习。“失之东隅，收之桑榆”，如果不



那么用心看闲书，也不会有今天的在文学上学步，是那时的文学影响与积累，为我以后的发展打下了基础。

1987年底，我从军来到了火热的军营。丰富多彩的军营生活，为我提供了取之不尽的素材，起先是散文被“军营之声”广播，其后我便大着胆子向报刊投稿，经过一定量的失败，渐渐地有了收获，一些散文、诗歌、小说相继见诸报端，每当捧读着自己发表的作品，所有的辛苦都烟消云散了。当然也有写不动的时候，看着满纸篓里无奈的废纸，也会冒出洗手不干的念头，还真的放弃了一些时日，但手不知不觉间又痒痒了起来，谁让自己只有这样一个业余爱好了呢？在一次看电影时，我为自己在这方面的痴迷找到了比较准确的注释，那首叫《林中的小路》的歌引起了我的共鸣，“林中有两条小路，都望不到头，我站在岔路口驻立了好久，一个人没法同时踏上两条征途，我选择了这一条，我要一直走到天涯……”每当哼唱这首歌时，我就有了新的力量。如果把文学创作比作是在一条小路艰辛地跋涉的话，这本集子就算是我在这条小路上学步时留下的浅浅印痕吧！

2004年8月8日



目 录

林中有条小路(自序)/1

一、人生偶得

你那里下雪了吗/3

两人的晚会/6

我的老班长/8

难忘当年柳树下/11

一张迟到的贺年卡/13

野菜的滋味/15

永远的油菜花/16

赛 歌/19

奶 奶/22

身后那个“影子”/24

凑手之烦/28

禁得住“捧”/30



二、凡人琐记

- 小兵写大歌/35
士官支委其人其事/39
基 石/47
男儿当自强/50
连长刘永军/53
对 话/56
刘亦与李帅/63
阳光使者张荣国/68
妻子是名人/73
面对“最后通牒”/77
水 魂/80
境 界/84
修理“大拿”/88

三、英雄往事

- 雷锋的“弟弟”叫雷凯/95
难忘班长那顿损/101
天 意/104
一把小号退敌兵/108
本 色/113
稻花飘香/122
“飞嫂”/128
跨 越/134



我们都是神枪手/139

四、笔触心灵

铁骑牧歌/145

温柔的月光照过来/150

挚爱无声/155

网 痴/160

妻,我要唱歌给你听/164

剪纸难易/171

守在深山不寂寞/177

电脑艺术:风景这边独好/185

心醉“夕阳事业”/191

后 记/197

一、人生偶得

不管走到哪里，我都忘不了故乡老柳树下的一个个久远的故事，更忘不了我在老柳树下种下的那个美丽的树种！

第一夫人



你那里下雪了吗

人生的某一件大事，常存于你的记忆中，偶然打开记忆之窗，一种说不出的感觉扑面而来。

火车摇摇晃晃地停在了一个小站，那是我在车上颠簸了两天一夜后的中转站。下车时看看表，已是深夜11点多了，地上铺着厚厚的一层雪褥，雪还在扯棉扔絮般地下着。我踏着碎琼乱玉走在陌生的路上，饥肠也伴着吱吱的踏雪声唱起了歌。没办法，那就先找一个小饭馆填饱肚子再说。

沿着不平坦的街道走着，小饭馆倒是见了不少，可就是都关门闭户了。当我不怎么抱希望的时候，却见拐弯处一家小餐馆还亮着灯，我的疲劳犹如被抖掉的满身落雪，一下子消失了。

小餐馆的主人看上去有四十多岁了，腿脚不大灵便，却很热情，一进屋就让人有回家的感觉：“大兄弟，乏了吧，快坐快坐，刚添的煤，炉子正旺，吃点热乎的吧，驱驱寒冷。”“行啊，你就看着做吧，但要快点啊。”我在炉火旁边坐了下来。“一会儿就好。”别看他腿脚不灵便，但行动起来却很利落，不一会儿就听到叮叮当当的炒菜声。他也许怕我一人寂寞，打开了录音机，我边听边打量着屋子。这绝对是个“小餐馆”，屋里只摆了四张桌子，四壁糊的报纸已经泛黄，但却没有灰尘，这倒显出了主人的勤快。我猜



一、人生偶得

想：像他这样腿脚不灵便的人，能开这样一个小餐馆，也着实不容易。

热气腾腾的一大碗酸菜炖肉、一盘炒干豆腐，很快就摆在了靠炉子的桌上。“喝点酒，驱驱寒吧？”还没等我表态，他便倒了一口杯，“这酒是纯粮食酒，喝了心里热乎乎的，但别多喝，度数高，醉了误事。”“谢谢了。”“谢什么，我一看见军人就高兴，我陪你喝一杯。”说着，他又端上了两样自制小咸菜。我俩就面对面地喝了起来。

“其实，我打小就想当兵。”酒一落肚，他的话更多了，见我专注地听着，他显得很高兴，“可我腿脚不争气，根本没法实现这个愿望，干别的也不适合我，就开了这个小酒馆，一个人过倒也挺自在。你当兵有年头了吧？”

“十多年了。”我说，“你过得还挺好吧？”

“日子过得马马虎虎，但还能维持，小人物，自食其力，过得踏实就行了呗。”

萍水相逢，他跟我却有種很熟悉的感觉，这也许是做惯了生意的缘故吧，但他所说的话，品品倒很有味道。我想。

“光顾听我说了，快趁热吃。”见我愣神的时候，他这样说。

其实我已经吃得差不多了，倒想听他说话，又问：“将来有什么打算？”

“我这样子，还能指望什么，开个小餐馆，自食其力，就很知足了，但我绝对不能让人瞧不起。”

“你那里下雪了吗，面对寒冷你怕不怕，可有炉火温暖你的手，可有微笑填满你的家？”这时，有些失真，被忽略的录音机，唱着这支歌，却吸引了他的听力，只见他两眼闪耀着兴奋的光，刚唱完，他就去倒带，又放了一遍，很专注地听着。

许久，他才回过神来，冲我憨厚地笑笑：“我爱听这歌，尤其



下雪的时候。一到冬季,我就很晚才关门,为赶夜路的人送点温暖。”

我细细地琢磨着他的话,心想,这也许就是他的一种寄托吧!军人保家卫国是神圣的,他这样做也应该值得称道,不管从事什么职业,只要尽心尽力,心里也就充实了,看来这个平常的人,其实挺不简单。

那一夜我就睡在他热乎乎的土炕上,睡得很香、很实。第二天早晨,我照价付给他住宿费,他说什么也不要,口口声声说这是以实际行动拥军,但我还是坚决地把钱留下了,“大哥,咱俩就别撕扯了,不拿群众的一针一线,是铁的纪律。我感谢你,昨晚给我的温暖,会一直珍藏起来。”“唉,真不该收你的钱啊!”他这才勉强地把钱收下了,显出很过意不去的样子。“那,我就用《你那里下雪了吗?》为你送行吧!”我伴着《你那里下雪了吗?》的歌声,在他欢快的目光里继续赶路了。



两人的晚会

由于大雪封山，我和班长被困在哨所里已经整整3天了，本来有望大年三十连队派人替换我们，可这天早晨就开始飞舞起鹅毛般大雪，直落到午后才鸣金收兵。望着厚厚的白雪，班长有些无奈地说：“回连过年看来是没戏了！”果然，不一会儿急促的电话铃声就支持了班长的判断，电话是从连部打来的，连长他们在电话那端气急败坏地咒骂着老天爷，同时显得很无能为力，“没办法替换你们，你俩坚守‘阵地’吧，全连官兵感谢你们，向你们致以崇高的节日问候！”最后这番话说得我俩热血沸腾，陡然生起了“亏了我一个，幸福全连人”的豪迈。“请连首长、战友们放心！”我俩斩钉截铁地说。

放下电话，班长的脸上写满了神圣：“打扫卫生，咱俩在哨所过年！”说罢，我和班长拿着扫帚、扛着锹，相跟着走了出去。我俩奋力地干了起来，在哨所的周围用雪堆出了“长城”，两个小时后，哨所四周的积雪被清扫得干干净净。“埋锅造饭，吃饱后，咱俩也开个露天联欢晚会，乐呵乐呵！”“咱俩开晚会？”看着我惊讶的表情，班长不以为然地说：“咱俩完全就能唱一台戏！瞧好吧！”

晚饭后，班长指挥我把点燃的蜡烛一支支地放在了“长城”垛口上，班长则在往外搬“乐器”，班长把一个小书箱子称为



“鼓”，用擗面杖一敲，咚咚作响，虽然没有真鼓的韵味，此时此刻却更能敲出一种激情。一个铝盆被当成了锣，两个铝碗被当作了镲子……一会儿的工夫班长弄出七八样“乐器”。

“现在，哨所晚会正式开始。第一个节目，请听歌曲《骏马奔驰保边疆》，表演者班长，伴奏战士。”听着班长一本正经的报幕，我差点乐岔了气儿。但班长却全神贯注地唱了起来，那个投入劲，仿佛台下真有上百人在观看他的演出似的。我被班长的庄重劲感染了，便叮叮当地敲起了“乐器”伴奏。第二个节目，是我表演的诗朗诵《甘蔗林·青纱帐》……就这样，班长我俩轮番登台表演。足足过去了一个小时，我突然产生一个想法：“班长，咱们给连队表演个节目吧！”“好啊！！”于是我俩对着电话，粗门大嗓地唱起了歌曲《我为伟大祖国站岗》。唱完后，电话的那一端却静得出奇，足足有3分钟，突然传出了雷鸣般的掌声，经久不息。听着这掌声，我和班长的眼睛都潮湿了……

又过了半个小时，我俩的春节晚会才结束。正月初二的下午，我和班长下山了，受到了最高规格的礼遇——全连战友敲锣打鼓夹道欢迎。一晃16年过去，可那台特殊的两人联欢会，却永远永远留在了我的记忆中……



我的老班长

那年冬天雪不知咋就那么多，下了一场又一场。因为老兵去拉练了，扫雪的任务就落到了我们这些新兵头上。起初我还能咬牙撑过去，但随着训练强度的增大，我渐渐地有些吃不消了。有一天早晨，我们准备出早操，门却怎么也推不开了。“肯定又被雪封住了，我去开门，你们去拿扫雪工具！”刘班长边大声说边从窗户跳了出去。

唉，又是扫雪，我不由得倒吸了口冷气，等我拿着扫把出去时，战友们已经开辟了一条运雪的通道。“你病了？”刘班长的声音从我身后响了起来。“报告班长，没有。”我的声音虽然缺少活力，但还挺坚决，因为入伍前，一个曾经当过兵的邻居告诉我：“再苦再累也不能当熊包，那样就会被战友瞧不起。”所以我说了谎话，刘班长却拍拍我的肩头：“胖子不是一口吃成的，受不了就休息一下，你身体单薄，可别逞能了。”这番话说得我心里热乎乎的，我一下子反倒精神了许多，还是拿着锹加入到铲雪的行列。

开饭号响起的时候，雪也扫得差不多了。“简单地洗漱一下，听哨声开饭。”刘班长宣布收工。其实，大家早就饿了，都匆匆地洗了一下手，就拥在门口等着集合开饭了。可这时却从炊事班